

台北的山

劉克襄

住在台北，例假日時，大家應該都有出去爬郊山的機會。這十幾年，我便常有閒暇，走訪周遭的小大山頭。很幸運地，又逢數次機會，以台北為地理中心，出版過類似的郊山指南《北台灣漫遊》等多本。

如此十幾年的登山經驗，自是積累了一些心得，讓我一直嚐試著，以更新創意的角度，介紹這些台北近郊的山。

相較於中央山脈高大、年輕而有著險峻、雄偉山勢的山巒。大體而言，台北近郊的山低矮許多，同時因人類開墾較早，森林破壞較為嚴重，住民的活動足跡較為全面，遂成為比較「文明」的山頭。在山和人的對話狀態上，無疑會更加細膩，複雜。

首先，吾人嚐試著，以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開頭，提出「一山二峰三尖四岳」的觀點，藉此形容台北的郊山印象。

一山是觀音山，二峰是七星山和大屯山，三尖是平溪的石筍尖、薯榔尖、峰頭尖，四岳是土庫岳、猴山岳、獅子頭山、大桶山。基本上，我選擇以台北的地標山作為形容，用西山、北峰、東尖、南岳，四種地勢，來形容四面的山巒。

環繞著台北盆地的山頭，大抵來講，五百公尺以上的山比便少了，也往往成為重要的指標。一千公尺以上的山更是罕見，最高的也唯有七星山，勉強一千多公尺出頭。南邊大山或

更多，但比較突出的如大桶山九百多，獅子頭山亦不過八百多。

天氣清澈時，我們會看到很遠很遠的插天山山列，還有宜蘭方面的波露山、大小礁溪山等等，或許都有超越一千五百公尺以上。但這些大山雖看得到，卻少有人會認為是台北的郊山。

以一千公尺為最高點，緊鄰著台北盆地的山頭，向下分類是合理的。而山雖不高聳，卻也呈現各種巧妙有趣的山景。

光是一百公尺以下的山頭就相當精彩。比如天母的芝山岩，公館的寶藏巖、永和的尖山、大龍峒的圓山等，都只是運動散步的小山。但小山卻各有代表性。

謹以芝山岩為例，最早是士林漳州的人來這邊拓墾，上面有很多舊廟、老牆和古蹟文物。再者，台北是湖泊環境，芝山岩可能是海中浮昇的小島，因而現今在小山上仍可看到海岸的植物。如此種種自然和人文的交雜內容，讓這個小山顯得獨特。

這樣細膩的山頭和山腳社區的生活關係，當然也不止一百公尺公園化的小山。二三百公尺以上，適合晨間運動、跳土風舞、唱卡拉OK的山頭，恐怕更會受到大家的喜愛，既有運動之實的場所，又能享受爬山之樂趣。信義區的四獸山、文山區的仙跡巖、士林的劍潭山、永和的圓通寺等都是代表性山頭，例假日



仿若鬧區。

四五百公尺以上的攀爬有些吃力的山頭，也一樣密切。甚而，更能體驗登高望遠的喜悅，以及原始森林的荒涼。離盆地遠一點的石碇皇帝殿、深坑猴山岳、北投紗帽山等，相信大家都有這般的喜愛。

至於，八九百公尺如北投的大屯山、烏來的大桶山、木柵的二格山，視野更為開闊不說。我們常有上了另一個緯度的世界，感受到另一種冷涼的環境，那更是森林浴的最佳所在了。

這些郊山，不論海拔高低，如今許多山路也成為自然步道的規劃路線。早期台北人爬郊山的人，多半爬山望遠，或者喝個茶，就下山來。八〇年代初期，休閒內容增加了，或有卡拉 OK、跳土風舞、土雞城等歡樂更加豐富的內容。晚近則又有養生茶坊、田園餐廳，以及有機農園等之林立，無疑是把山的內涵和生活情趣，又拉高到另一番意境了。

而更符合自然生態觀念的自然步道，也在九〇年代起悄然出現。許多學習景觀設計的學者以及生態專家、植物學者等，都參與台北郊山山徑的規劃。自然步道、教育步道，尤其最受青睞。人類總希望藉此拉近自然環境和都會社區的關係，甚而產生有機的互動。

於是，許多山路旁都豎立有解說牌出現，從不同的角度導覽環境解說現場環境。山徑上，更時有老師帶著小學生做鄉土教學，或者是社區的自然解說員、生態協會的義工，幫忙大家導覽。大家咸信，這種自然步道的教育功能，拉近了我們因都會化、工業化與山疏遠的關係，對山也有一番新的體驗和認知。

繼而之，在這種新的自然環境知識和登山認知裡，大台北周遭郊山不斷地被摸索、試煉，自然比其它偏遠的山區更被廣泛地利用，形成多元的山路。舊的水泥、石塊步道，新的

枕木、碎石、石階步道等，結合歷史文化、人文古蹟和特殊物產等，也呈現了更多不同的區域特色。

很少大都會像台北盆地一樣，擁有這樣繁複的郊山內容，透過密集的山路呈現。

這是個山徑之城。自然步道的家園。初步統計，長長短短，少說也有三四百條。喜歡健行者，光是在這個盆地就有走不完的山徑和古道，以及自然步道。台北的山路發展到這種程度，是很難想像的。簡單地說，台北的山路就像台北的餐廳一樣，各型各色都有。

從這個角度分析後，再回過頭來細談，所謂的一山二峰三尖四岳，相信大家更能了然其獨特性了。

先從一山，台北市的西邊開始。此一山乃觀音山也。它由安山岩構成，是個老山頭，跟其他山比較不一樣的是，它旁邊的林口是紅土台地。林口為何是全台灣磚窯廠最多的地方，因為燒磚要紅土。

在這個山區，你會注意到紅土的存在。走在山上，應該想到花生、茶園、相思樹，但你的經驗裡，就不會看到大溪流，也更不可能看到瀑布。因為紅土台地溪流少，為了栽種，台地上出現了很多埤塘、井池等用來灌溉。觀音山很乾旱，冬天風很大，夏天走不到一個小時就想回家。觀音山的樹也很單調，林相不會有好幾層，只有一層。但天氣溫煦的秋春之日，這是走路上很精彩的山徑。

觀音山也有很多古道，古道上的鵝卵石亂中有序，自成鄉野之古典美，且石頭都是從當地取材。連房子也是鵝卵石草厝。在山裡看到房子時，不要把它當成人住的地方，跟山沒關係。房子代表山的某一部分——山不全部是自然，還有人文。

當然，觀音山最精彩的部份是它和淡水河的相依相伴關係。老廟老寺在半山腰的巍峨座



落，更使它成為北台灣最早的旅遊山頭，詩詞文獻特別豐富。

再來講二峰——七星山和大屯山。

說到此一山系，我非得把它放在全國的山岳拓墾歷史來談，而且強化它的人文面相。

話說兩百年前，乾隆時期，台灣有哪一座五六百公尺到一千公尺大面積的山區，漢人可以在高地安然生活，在裡面蓋三合院、墾田、種地瓜？當時，就只有七星山和大屯山而已。其它類似的山頭，諸如阿里山有鄒族居住；獅頭山有泰雅族、賽夏族活動，都不是安全之地。

再者，我們可能知道最美、最完整的三合院聚落在哪，可是我們或者未想過，最高的三合院聚落在哪？原來，就在陽明山。陽明山國家公園會把三合院聚落視為古蹟是對的，卻沒有從建築史和登山史的角度解釋，實在可惜。

陽明山安排了很多密集的自然解說，人文的、自然的解說，都是五個國家公園裡最好的。配合時令，如櫻花季，交通動線安排，解說動線等等，都非常好，可是人文的部分，仍非常不足。陽明山三百年前就有人寫詩，直到現在，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詩。從最早冒險去採硫磺，到兩百年前有人去隱居的詩，一百年前有人去觀光旅遊的詩。不同時代，這個山頭有各種詩作，是充滿人文趣味的山頭。因而我常說，陽明山是一座詩的山，阿里山我則叫它鐵道之山。

我有一次體悟到，陽明山不能只解說自然。只是跟遊客解釋，這是什麼植物、那是什麼昆蟲，大多數人其實沒有什麼興趣。

於是，我做了一個實驗，背個背包，裡面有一百張影印紙，上面有二三十首詩，站在擎天崗草原的入口。很多登山人看到我，都想避開我——彷彿在捷運站前發傳單的小弟。有些人拿了，我就會感謝他，並且告知，十分鐘

後，我會在遊客解說中心講詩。結果，竟來了二三十人聆聽。天氣晴朗時，我帶民眾繞著草原，逐一講詩和地景的關係，那種感動，不是一般課堂講所能取代。山和文學的關係，讓人擊節叫好。

還有一種解說，相當生活性。有一位生態老師設計魚路古道的解說更精采。他請了當地一個地方的老阿嬤，在八煙涼亭煮地瓜稀飯，配上醃製的小菜——那是一百年前挑魚的人在中途吃的東西。下雨時，遊客走魚路古道上來，可以吃到這道稀飯——老實說，很難吃。但那是一種文化，所以你會感動，會吃的很高興。國家公園也是可以走這種路線的。從一碗稀飯去了解郊山和人文風物的關係。

由於開發早，陽明山除了很多石階步道，也是古道最密集的地方。少說有三四十條，密布於兩三百年開墾歷史的山區。現在網路非常發達，上網可以查到每條古道的資料、怎樣開車去，怎樣走都有豐富的訊息。利用大眾公車路線，搭小公車爬古道，我認為是比較方便的方式。

早年李登輝總統講了一句話，「陽明山的水圳比萬里長城還長。」當時大家嚇一跳，還以為他在吹牛。畢竟，萬里長城有五千公里，小小的陽明山如何相比？但我卻覺得此話甚為有意思。原來，李登輝老家在三芝，三芝水圳就很多，兩百多年來的開墾，光是平等里鵝尾山也有四條水渠。每條都十幾公里長，鵝尾山就有五十公里的水圳。而鵝尾山是很小的山頭，還排不進陽明山一百個山頭。

水圳長有什麼意思？水圳一定是在平坦的泥土路上，水圳是夏天散步的小徑，因為有水，不用帶水，可以用毛巾沾濕，也可以煮茶。因為怕水圳弄壞，所以會種樹做水土保持，還定期會有人巡視。除了石階小徑、古道外，水圳是陽明山最舒服的散步步道。



接下來講三尖。

石筍尖看來好像竹筍冒出來，看起來很可怕，爬起來很輕鬆，上面還有石椅可以坐，當地的人說做這張椅子可以做土匪皇帝。薯榔尖也有人叫富士尖，因日本人來這裡挖煤礦，想念家鄉，看到此山外貌很像，所以叫平溪富士尖。尖代表某種意義代表了砂岩的環境。觀音山有大部份是礫石，陽明山是安山岩，到了東部的山就是堅硬的砂岩，呈現像黃帝殿一樣的環境，山壁裸露可以攀岩，是比較冒險、刺激的山頭。

這樣的山會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藥草植物，以前爬山的人都很厲害，爬山還會採中藥。砂岩也代表下面會蘊藏煤礦，平溪線鐵道就是因為挖煤而產生的。走往礦區的山路，如果路很寬很平，你就可以判斷，這是以前的輕便道，是運煤車走的，可能找到廢棄的礦坑，路旁也有倒掉的木材台車或舊機具。

另外，平溪、深坑這邊的瀑布密集度是全台北最高的環境。夏天很熱的時候，就往東邊走，因為瀑布多、溪流多，較為陰涼。這邊也會有大河出現，平溪、雙溪有新店溪、基隆河的上游。

何謂大河？在我的定義裡，意味著有條河水量很豐沛，水流很平緩，很彎曲，進入森林裡面，旁邊有小徑出現，沿著小徑慢慢走，這是人生最快樂的事。我想到勞勃瑞福拍攝的電影「大河戀」，兩個兄弟站在溪邊甩著魚桿釣鱒魚，這種情景我也會在北勢溪看到。大河的場景會讓人感動，這樣的地點，短短一個小時，就可以從台北市區抵達，這是其它都會很難出現的。

此一東邊的郊山也是交通動線最好的地方。有三條鐵道貫穿其間。左邊有條縱貫線，旁邊有北宜線繞到東海岸，中間有平溪線。鐵道形成了 M 字。這意味著地理上，一定是多

山。除了阿里山的高山鐵道以外，平溪線應該是山洞最多的鐵道。山洞多、瀑布多、溪流多，所以搭乘鐵道旅行非常快樂。

我喜歡把鐵道旅行當作山的一部分，鐵道和山是緊密結合的。這裡的鐵道有六種火車，自強號、莒光號、復興號、電聯車、平快車還有柴油電車，台灣還有哪裡可以一天坐到六種火車的？

此一爬山線還會有許多小站，我最喜歡坐電聯車和平快車，為什麼？因為每站必停。自強號只停大站，我不喜歡坐自強號，除非是到高雄爬山。坐電聯車最舒服，準時到又有冷氣，簡直像捷運，只有早上和傍晚上班學時間班次比較多。電聯車和平快車最好是停在沒有人的車站，旁邊有幾間房子；另外，像是停在只有一個站務員的車站，如牡丹。三十年前是他，三十年後也是他。福隆車站，我已經不太喜歡，因為常有計程車等在那邊等候，不過有兩家火車便當依舊很好吃，我最喜歡買了便當走到山區食用。這兒有六七條古道可以選擇，福隆古道、草嶺古道等等，都很棒，最棒的是卯澳古道，走到卯澳漁村住一個晚上，再走回來。

四岳則是土庫岳、猴山岳、獅子頭山、大桶山。

我先講大桶山，它有個古名叫大酒桶山。大霸尖山也叫大酒桶山，其實從台北望去，真正的大酒桶山應該是大桶山，因為根據古書，它有兩條溪會合，一是北勢溪，一是南勢溪。後來可能是文獻抄來抄去抄錯了，就把大霸尖山也叫大酒桶山。從台北市往南看去會有兩座地標，一是大酒桶山，一是獅子頭山。

烏來的山較險峭，是心情不好時不要去的山，因為砂岩、頁岩特別多。何謂頁岩環境，如果走加九寮步道，隨便手一敲，石頭都裂下來，感覺自己好像大力士。有些山如果不了解



狀況，有時目標明明都在前方幾十公尺，卻有崩塌地，根本走不過去。如果沒有準備好，走這樣的山很冒險。

另外，烏來這地方的螞蝗特別多，尤其是溪谷，如果怕捐血給森林的「綠十字」，那就盡量避免到烏來這地方去。

杜鵑花開時，大家或可去獅子頭山走逛，這是一座人文古蹟的山。我為什麼把獅子頭山、大桶山作為四岳之一？四岳基本上地標山，也就是界山——漢番的界山。像大桶山在雙溪口，過了就是烏來，是泰雅族部落。

李登輝就讀的台北高等學校，校歌開頭如是寫道：北望七星山，南望獅子頭山……。足以說明獅子頭山的重要。在一百年前，十九世紀末，劉銘傳就在這裡築了「隘勇線」防備泰雅族。日據時代，日本人繼續擴大「隘勇線」的功能。這些過去的砲台陣地、古井、石碑都還殘存，隱喻著這座山的人文和歷史性。

關於這座山也有首詩，作者是清末大文豪梁啟超。一九〇四年，梁啟超被台灣富豪林獻堂邀請來講漢學。那時已有台灣省博物館。他到台灣省博物館看到一個罐子，罐子裡有顆人頭，是泰雅族部落的頭目，泡在福馬林裡。梁啟超看了就寫了首詩「隘勇線」，追念劉銘傳築「隘勇線」的故事。可見，早年獅子頭山戰爭廝殺的慘烈。原住民出草，漢人也在「出草」。

不曉得這個頭目的頭顱如今何在？以前，我們總鄙夷或驚疑原住民的出草。殊不知，大溪老街以前賣過原住民的肉，就像賣山羌肉。楚漢戰爭時，項羽每殺一人就吃一人肉，這是野蠻的文化遺俗，其實存在於許多文明裡。

猴山岳旁邊是二格山，也是台北盆地的地界。過了此山，再往南你會聽到烏鴉和藪鳥的叫聲，會看到條紋松鼠，會聽到比較不一樣的鳥叫聲。比如在陽明山，你就聽不到烏鴉和藪

鳥的叫聲，更看不到條紋松鼠。轉而看到的是赤腹松鼠。

二格山是著名的地標山，山路開闊，皆為土路，林蔭濃郁，暑夏亦如走在冷氣房裡。儼然台北山道之最。附近之木柵和貓空更富田園情趣之美，最容易看到梯田茶園。許多昔時的舊房子也都還有製茶的器具。爬山累了，隨便路間一家茶店休憩，品茗茶藝，眺望盆地人間，盡能享受生半日閒的快樂。

深坑附近的郊山，最近也慢慢在恢復包種茶的光榮，即使是現在才種的，也喜歡強調是祖先一百年前種的茶葉。他們不單純只是賣茶，也賣你舊房舍的老文化和生活。所以，附近三合院整理得非常乾淨，保存著老器具的比比皆是。這邊山上的房子，也有雁尾、窗花雕刻，人文氣息頗重。

不同的山區都呈現不同的風貌，放眼台灣唯有台北盆地盡得此優勢。而山的元素符號也不是只有動物、植物，還有人文部分的滋養，這方面台北盆地不僅最早開發，也最為多元。從此一角度，慢慢走訪，慢慢觀看，從各種網路和山友的資訊參考見聞。不要一兩年，你都會山路的健行裡學到許多豐富的生活知識，而且創造生活意義。看山不再是以前那樣的山，看現在的山、未來的山，都深藏著自己的生活價值。

靠山吃山，希望台北之人皆能透過這些郊山，找到生活的快樂源頭。*

(本文作者為名作家、現任職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)

